

寶積經

以下開始講經文，也就是印順法師稱為「正釋」的部分。首先講序分：

正釋

甲一 序分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；菩薩摩訶薩萬六千人，皆是阿惟越致，從諸佛土而來集會，悉皆一生當成無上正真大道。

依釋經的通例，分本經為三分：一序分，二正宗分，三流通分。序分主要是交代：這部經是在什麼時間、什麼地點講的。序分中又分通序與別序，通序主要是述什麼時間、什麼地點講的，因所有經典都有此分，故稱為通序。別序主要述在什麼因緣下而講此經。如《楞嚴經》的別序，即謂阿難因受摩登伽女誘惑而有講經的因緣。

故從「如是我聞」到有哪些菩薩列場者，便都是通序。

王舍城有五山環繞，耆闍崛山即五山之一。梵語耆闍崛，意義是鷲峰，從形勢得名。安靜且並不太高，離城也不太遠，這是釋迦佛常住說法的道場。（印順法師講記）

其實，佛並非常住在什麼地方，因為祂是經常到處乞食、到處弘法。因此除了夏安居外，其它時間大都非固定住在哪個地方。因此講經說法，聽眾也就是常跟隨的那些人而已，而非成百上千！

評註：云何從「證信」，變成「不證信」及「證不信」？

「不證信」：若每部經都如此套公式，即無法分辨何者為真、何者為偽！

所謂「證信」，即述說有這樣的時間、地點、人數。然以此就要讓我們相信，這部經真是佛說的，其實是有困難；因為若每部經都這樣套公式，列出時間、地點、人數等。我還是無法分辨：這是否確有其事？

「證不信」：當時大比丘眾，可能有八千人嗎？

你說可能會有，因為佛陀所度的弟子蠻多。但是他們不會常聚在一起，因為《律》中，有規定：不能成群結隊去乞食。因此就算佛講經說法，聽眾卻非成百上千！

但我們看佛經，從《阿含經》直到大乘經典，一路看下來。你就會發覺：人數有愈來愈多的趨勢。故可從人數的多少，判定時間的先後及經典的真偽！

最初出現的是六十個人，如說因修不淨觀，所以有些比丘厭世被殺。後來人數慢慢變成五百。再來有《金剛經》的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到本經變成比丘八千人。人數愈多，即表示愈為後期的經典。

然就算有八千人，世尊也不允許同聚一處！

不要說八千人，就算是千二百五十人都很困難。因為就算有精舍，也不可能同時住那麼多人；而且佛陀希望弟子們分頭去教化，所以度了五比丘後，佛就教他們分頭教化，不要聚在一起。

因聚在一起，會有兩種過失：一、說法的緣無法擴散；二、如果比丘聚在一起乞食，就會像蝗蟲過境一般，造成居士們的困擾。所以佛再三教誡，不可太多人聚在一起，而應分頭乞食、分頭弘化。

尤其佛講經說法並不像現代人，先把時間、地點都確認了，再發通告；故很多僧眾、居士，便可以遠來參加。而是因為有人問了，他就說了；或者因僧團裡有些事件，他必須出面說明、處理，所以說了。故當時聽的，頂多幾十個人而已！既不可能五百，更不可能八千。

菩薩摩訶薩萬六千人，從諸佛土而來集會。

其次，云何菩薩一萬六千人，「從諸佛土而來集會」，乃都是從其它佛土而來的，而非一般大乘經典常提到的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、觀音菩薩等。

用現代的天文學，也無法說明：他們是從哪裡來的？以何能來？以現代的天文學來說：就算有其它星球，實離我們非常遙遠。太陽系大家比較熟悉，但應該是沒有眾生住的。其它星球就太遙遠了，云何能來？

有人就會說：不必想那麼多，反正菩薩有神通，心想事成，想來自自然就出現了！但何以現在更需要他們，卻不來呢？因為現在邪魔外道正昌盛，乃更需要大菩薩來弘法利生，何以他們卻不來？或說：因為眾生業障重，所以不來。現

代眾生業障重沒錯，但我們還是有求法之心啊！菩薩不只要錦上添花，更應雪中送炭；何以正應雪中送炭時，卻不來？

所以很理性的人，即很難相信，可能從他方一下子來了那麼多大菩薩。

「阿惟越致」，即是《阿彌陀經》裡說的「阿鞞跋致」，即已是不退轉的。修行到什麼境界，才能不退轉呢？有的人是信不退轉，但唯信是沒把握不退轉的。其次，如對佛法的理已完全清楚肯定，即可不退轉。所以菩薩道的三大阿僧祇劫，是從「正心住」開始計時的，而非發心即已計時。

但真不退轉應該是在證得「初地」以後。所以從不退轉到「悉皆一生當成無上正真大道」，時間和證量還猶如天淵之別！

悉皆一生當成無上正真大道

謂此生定可成佛。在一生補處的菩薩中，我們較熟悉的是彌勒菩薩與觀音菩薩。但仔細想想，這種說法乃有一些矛盾。

如龍華三會其實還太久，非兜率天的天壽可及！故彌勒的下生，還不知會到哪裡去，更何況成佛呢？

各位知道，彌勒菩薩會在什麼時候成佛呢？龍華三會！但龍華三會離現在的時間其實非常的長遠。而彌勒菩薩現在居何處呢？兜率天！雖兜率天的壽命比人間長很多，可是離龍華三會的時間，還早得很！所以祂於兜率天的天壽結束後，會去哪裡呢？不知道！

因為兜率天的天壽沒有長到龍華三會，所以不可能在兜率天壽終後，即下降娑婆世界示現成佛，這中間不知還得歷多少生！故絕不是「悉皆一生當成無上正真大道」。

而觀音菩薩與阿彌陀佛皆無量壽，云何有退位及次補呢？

或說觀音菩薩也是一生補處的菩薩。但既於極樂世界都是無量壽，阿彌陀佛可能退位嗎？若不退位，哪時候輪到觀音菩薩去遞補呢？所以這麼一想，連觀音菩薩也不能「悉皆一生當成無上正真大道」。

我覺得在「補處」的說法裡，已把權位和證量混為一談。權位是如國王退位了，就得有人去補位；不成才的也得補位。就像劉備的兒子劉禪，大家都知道

他不成才，可是還得去補位，那是世間的權位。而成佛是證量，證得後才能成佛。沒有證量者，就算前佛已示現涅槃，後代者是不能即補的。所以釋迦牟尼佛是補誰的位呢？沒有！祂是無師自覺而非補誰的位！

這樣講下來，觀音菩薩與彌勒菩薩便非一生補處的菩薩。既彌勒、觀音都不確認為一生補處的菩薩；至於其它者，又能如何呢？

以印順法師的看法：一生補處的觀念，當來自於三果的一生成辦。

我們都知道初果稱為入流，入流之後頂多七番生死一定證得解脫；二果稱為一來果，來哪裡呢？來欲界，也就是人天。三果稱為不還果，不還不是沒有來生，只是不還欲界，不會再來欲界受生。故下一生到哪裡去？到色界天。色界有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天。三果聖人來生即到四禪裡的五淨居天，四禪共有九天，其中四個屬外道天，而修學佛法者當到五淨居天。到五淨居天者，這一生定證得阿羅漢果，故稱為「一生成辦」。若將一生成辦的阿羅漢果硬拗成一生成佛，是有太多無法釐清的矛盾。

所以從這看下來，便知在這經典裡，含有很多瑕疵。以此，我覺得《寶積經》比較像一部論，雖把很多不同的說法，集合在一起，而名為「寶積」；但未曾嚴謹地整理過，所以乃有很多重疊、矛盾。於是愈說，就愈不能相信矣！

甲二 正宗分

乙一 正說菩薩道

丙一 修廣大正行

丁一 辨菩薩行相

戊一 正行差別

己一 得智慧

爾時，世尊告大迦葉：

下面的經文，即所謂的「正宗分」。前面講的是通序，本當還有別序；但為本經敘事簡要，僅有通序，而無別序。如《阿彌陀經》也是沒有別序：「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，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。」所以有人說，《阿彌陀經》是佛陀特別慈悲，未請自說。

然而若無別序，就顯得「唐突」——如無因生也！尤其在《律》中：為尊重

法故，不可「無請自說」。於是乎無別序，不只「唐突」，也犯戒矣！

其次，對大迦葉說菩薩行，豈非對牛彈琴、法不稱機呢？

因這部經是非常典型的大乘經典，始終都在褒大貶小。這對大迦葉而言，豈非對牛彈琴？因傳統上都認定大迦葉是最典型的小乘；因為他一生苦行，不近人情，尤其對女眾特別苛薄，所以是最典型的聲聞乘人。而《寶積經》卻是直接對大迦葉講的，這到底是稱機、還是不稱機呢？

下面的經文，印順法師科判為菩薩正行，正行有八點，每點又分做四正、四邪，故共有六十四點。

菩薩有四法，退失智慧。何謂為四？不尊重法，不敬法師。所受深法，秘不說盡。有樂法者，為作留難，說諸因緣沮壞其心。憍慢自高，卑下他人。迦葉！是為菩薩四法，退失智慧。

一、不尊重法，不敬法師：

法既是真理，亦是良藥，能治眾生的病。眾生因未覺悟真理，會有很多心結、煩惱。但卻非每個人都會尊重法，除非對真理非常渴求者，才會尊重法。

a. 發菩提心者，為追求真理。

發菩提心是發求覺悟之心，因為對生命、對世間有很多疑情，疑情愈重，求法之心才會愈切，以此才能真尊重法。若一天過一天根本不覺得有什麼問題，既求法之心不切，即不會尊重法。

b. 發出離心者，為解決心結。

因為現實的人生有很多問題、煩惱，沒辦法去面對、處理，所以藉由佛法來解決這些問題，因此很多人是因為碰到問題了，才發心學佛的。

佛說學佛者的根器就像四種馬，有的馬不用打就會上路，有的馬要打了才會上路，有的馬打了還是不肯上路——所謂「打」是指碰到逆境。故最有善根者，不用碰到逆境，就本求法心切。有說「富貴求道難」，其實不見得！否則釋迦牟尼佛不是很富貴嗎？達摩祖師也很富貴，他們都是王子出身。故只要求法心切，富貴不會變成障礙。第二種打了才會上路的，待碰到比較大的逆障，如生病、婚姻挫折、事業不順等，才讓他們對生命做了一番深思和反省，因此才走上學

佛的道路。

所以求法之心，並非想發就能發，而是要有對應的因緣去促成。否則，雖入講堂，或為打發時間，或為莊嚴道場，或為交際應酬，卻非為尊重法故。像在座很多乃為退休了，閒閒無事，就順便聽聽，聽多少算多少，隨喜而已。這樣雖聽，但心不切。這邊聽得十分，回家大概剩下一半，至於下個月就不知道到哪裡去了。或者有些人來了，和大家寒暄講話，等一下課講完了再用齋飯，快樂逍遙。反正不把聽課，當做重要的課題。

云何小事故，即缺席呢？

很多人今天來上了課，下次會不會再來呢？不知道。有太多的緣故可以缺席，原因是這非第一順位。很多人都說，我很忙、我的時間不夠用。問題不是忙、時間不夠，既人都一樣，一天有二十四小時，哪有時間不夠用的狀況，癥結是你把什麼事情排在第一順位！

若不尊重法，即不會把它排在第一順位。所以有人邀你去爬山，你就去了；有婚喪之類，你也去了。所以事實上，有誰那麼尊重法呢？

因為尊重法故，才能真敬法師。

因法師者，既不是出了家就是法師，也不是上了台就是法師。而是能夠解決我問題者才是法師。故不是存心尊敬，即可敬也；更非我要你尊敬，即可敬也。

敬何等法師？能開示法理者，能應病與藥者。

就像醫生一樣，能很快把我病治好者，即是好醫師。若講一大堆有的沒的，卻都和我不相關，那種法師你就不親近也罷！

所以當尊重何等法師？能夠開示法理，能夠解決心結的。事實上開示法理，還比較玄遠，解除心結乃更迫切。所以如不尊重法、不敬法師，那在智慧法理上，是不會進步的。

二、所受深法，秘不說盡：

說法時，對某些人雖說了，但是沒有說盡，似有所保留。然所謂深法，卻非產業機密，云何不能告訴別人？

既是深法，或與解脫相應，或與圓滿相關，云何還自私自利？

真正的深法，必和無我、空相應。故如果真理會深法者，絕對不會變成自私自利。其次，真正的深法一定會讓我們把心量打開，和圓滿相應。

有謂：聲聞乘人都是自私自利的，而被稱為自了漢。如果是自私自利者，絕不能解脫！因為「我見」乃是生死最大的障礙。不棄除我見而能證得解脫，不懂佛法的才會這樣亂講。

所以真得深法者，他的心量一定是打開的；然既打開，就一定得全說盡嗎？不一定。因為：

不對機者，秘不為說。

說法時，上要符合法理，下要符合根器。所以對不稱機者，就不必講太多。

在科判的「己六」中有：「非器眾生，說甚深法，是菩薩謬。」對於根器不相應者，講太多、講太深，這反而是菩薩的過失。

次第證者，秘不說盡。

比如數息法，若從第一層次一直講到第七層次。於是很多人，就會自我暗示，去模擬那個境界「我已到第五層次了！」其實都是假的。

所以密法的傳授，只教你現在能夠修的，待修一段時間後，有了體會，跟上師報告後，才會再給你下個功課。這樣才不會有自我暗示的嫌疑。反倒是南傳的禪法，把所有次第都講盡了，所以很多人修行似都進步很快，其實都是自我暗示的。

故如果沒辦法分辨眾生是什麼根器、修行到哪個層次，反不需要講太多。從現實上看，我倒覺得：現代的法師，反而是講太多了！因為現在要收集資料太容易，故講經時就把所搜集到的，全倒給他。然聽了老半天，都覺得與我不相關，既不適機，也不適時。

於是初機、淺根者，就被淹死了。何以我講經都講得很快？是不是稱機，我不敢說。至少我不會長篇大論，因為真重要的，其實沒太多。真重要的，聽幾句其實也就夠了。

三、有樂法者，為作留難，說諸因緣沮壞其心：

有人來求法，他非不說，而是說了很多不相干的，讓學者起了退心。就初修

行者而言，修禪者，瞋心多比較重，而難以親近。

瞋心重者，既對自己嚴謹，也對別人苛求。所以你去問他，他三兩句就把你踢回去了。就像很多人問，打坐出了什麼狀況，當如何處置？我都說：「繼續坐！哪問這些有的、沒的？」

修菩薩道者，雖容易親近；卻未必能深入義理與行證。被問急時，就翻臉了。

另一種人剛好相反，修菩薩道者比較親近，因為他不是瞋心重，而是貪心重。有人問他，他就講很多，但不一定講到重點。甚至連問題都沒搞清楚前，就已講很多。

但這種人治學不夠嚴謹，未必能深入義理與行證。你反問他時，有時候被逼急了，就瞋心發了！所以看似容易親近，其實不然。

四、憍慢自高，卑下他人：

意思是學了一段時間後，就會以得少為足而憍慢自高，並瞧不起他人。

以上四種，都會退失智慧。

但這樣說下來，乃覺得次第是零亂的：「不尊重法，不敬法師」，是對初修學者講的。「所受深法，秘不說盡」，是對有成就，堪為人師者講的。以上四個次第，宜整理為：

1. 不尊重法，不敬法師。

這是對剛開始修學的人講的。

2. 憍慢自高，卑下他人。

如果學了一段時間後，就容易產生這種現象。

3. 所受深法，秘不說盡。

4. 有樂法者，為作留難，說諸因緣沮壞其心。

前兩點是屬於自覺部分，後兩點乃屬度他部分。故一二為自覺不力，三四則化他無方也。

復次，迦葉！菩薩有四法，得大智慧，何謂為四？常尊重法，恭敬法師。隨所聞法，以清淨心廣為人說，不求一切名聞利養。知從多聞生於智慧，勤求不懈，如救頭然。聞經誦持，樂如說行，不隨言說。迦葉！是為菩薩四法，得大智慧。

一、常尊重法，恭敬法師：

尊重法與恭敬法師，是兩回事。何以故？一者依法，一者依人。

依人者偏信行，依法者偏法行。而山頭主義者，必偏信行！故常將導師偶像化。於是其所說所為，便如聖旨一般；已無思惟抉擇的空間。專制、壟斷和愚民政策是必然的結果。

甚至，很多所說所為還未必是當事人的意思，而是周邊奸佞「假造聖旨，狐假虎威」的結果。所以到最後，你竟是在護持三寶，是在護持某某法師，還是在護持他周邊人的意見？就不得而知！竟淪為被賣了，還再為奸人數鈔票！

這些現象在大道場、在眾山頭，其實到處都是，只是沒有人會像我講得這麼鮮血淋漓。問題在哪？求法之心不夠切爾！因為不夠切，所以不具有判斷力，不需要的給一大堆，你反而很高興，樂不思蜀了。疑情到哪裡去？原來就沒什麼疑情，才會變成這樣！很多人在大道場裡，今天辦這活動，明天辦那活動，早已忘掉：我的法在哪裡？

故真學佛者必持「依法不依人」的大原則，才不致偏差。但這還是要回歸求法之心非常深切，才不致有偏差。

二、隨所聞法，以清淨心廣為人說，不求一切名聞利養：

必證後，才得與「清淨心」相應。否則，還不免被業習所染。

這話很容易說，但事實上不容易做到。因為未有證量者，很容易被習氣帶走，而習氣很多時候就是名和利。所以雖知見清楚，而證量不足時，還不能急著去弘法度眾。否則到最後，常和世間的名聞利養脫不了關係。

三、知從多聞生於智慧，勤求不懈，如救頭然：

佛法是從聞思入門，而非只是多聞即可，如所謂「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」。故

聞後還是要去判斷。至於如何判斷取捨，才更難也！

佛法所講的理，其實是從世間現象去歸納出來的，所以如能多觀察世間現象——自然現象、社會現象。對現象愈深入瞭解，才有足夠的判斷能力。除了觀察，還可以做實驗。而非把佛法當做「聖言量」，以為經典所說便是絕對正確的。事實不然，因為有兩個問題：

方便與對機

尤其在大乘法裡，很多都是為接引眾生而說的方便，方便不只不究竟，很多甚至唯迎合眾生的習性，故是順習而非逆習。

第二，不同根器的眾生，所要聽、要修的法，還不會完全一樣。所以有些講法，對我個人而言，不見得是最順應的。

故多聞後，還得思惟抉擇、去蕪存菁。然後再統合、創新，非「填鴨」而已！

「常隨佛學」的不同詮釋！

過去我講普賢十大願的「常隨佛學」，非如一般人將解釋為：應該常跟隨著佛菩薩去學。而是說應該常隨著我們的佛性去學習、去創新。否則世界上那麼多的發明家是怎麼發明的？不只是學習，且更創新。

所以佛法也是一樣，不同的時代必有不同的大師。雖然佛理是不變的，可是每個時代的眾生，所適合切入的角度就不一樣。所以大師得重新解碼，才能適應那個時代眾生的需求。

勤求不懈，如救頭然：既急不得，也鬆不得。

救頭，當然是非常急切的事，不然馬上就要斷命了。但就修學佛法而言，還不能太急，要聽完後，再思惟、沉澱、統合。急的話反而容易出狀況，所以在《阿含經》裡有調琴的比喻：太緊的話，弦會斷；斷是指緊到最後反而退轉了。太鬆當然就沒聲音，使不上力。

所以既急不得，也鬆不得；這才是中道不二法門。要在因中去努力，但在果上就不能急。

四、聞經誦持，樂如說行，不隨言說：

受持與誦持其實不同，「誦持」是持其文字，很多人誦經，誦到能夠把全部經文背下來，這稱為「誦持」。

「受持」是持其義理，故在原始佛教是偏受持而非誦持，在原始佛教因還未集結，根本就沒有經文，故並不重視誦經。所以是受持義理，而非文字。因此才有下面的「不隨言說」。如果是隨言說，則是誦持而非受持。

樂如說行，對樂者是從願而篤行！以篤行故能證也。

對道理了解後，進一步要把它實踐在生活當中。這實踐又有兩種：一是在生活中的實踐，一是在專精的止觀法門裡。這才能從解而行，從行而證。

不隨言說，得魚忘筌，得意忘言也。更精確地說，乃為證而非解爾！

這如古人講的「得魚忘筌，得意忘言」，如果用佛法的比喻，乃是「得月忘指」。得月又分做兩種：一是解，一是證。有的人雖只是解悟，但能一通百通，把很多說法都貫穿起來。當然更重要的是要從行而證，這樣才能「不隨言說」，不用再聽別人說三道四了。

以上四法，依我的理解，次第宜整理為：

1. 常尊重法，恭敬法師：這比較偏向從信而入。
2. 知從多聞生於智慧，勤求不懈，如救頭然：從信而多聞、思惟，從信到解。
3. 聞經誦持，樂如說行，不隨言說：從行而證。
4. 隨所聞法，以清淨心廣為人說，不求一切名聞利養：弘法、度眾也。

己二 不失菩提心

復次，迦葉！菩薩有四法，失菩提心。何謂為四？欺誑師長，已受經法而不恭敬。無疑悔處，令他疑悔。求大乘者，訶罵誹謗，廣其惡名。以諂曲心，與人從事。迦葉！是為菩薩四法，失菩提心。

「菩提心」本是指覺悟之心，有人或說是「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」之心，可是這所列四點，卻和菩提心無直接關係。因此我把退失菩提心的因緣，重新說為：

- a. 退失上求之心：

1.得過且過，不求長進、提昇。

很多人覺得日子已經過得去了，生活沒什麼憂慮，所以就得過且過，不想求覺悟；或有想，但不會太認真；更不會為此而勇猛精進。

2.怕苦畏難，自暴自棄。

有的人教參禪，他想：我算哪根蔥，悟豈有我的份！你們去參，待參透再來度我好了。在末法時代，我還是念念佛就好了。

或者說：三大阿僧祇劫！太遙遠了。我還是放輕鬆、過日子吧！

3.雖欲長進、提昇，卻也為世俗的名利、聲色等所溺。

有人雖也想，可是其它的更急著要，事業、愛情兩邊忙，哪還有時間去學佛修行呢？這種人其實很多！

4.急功近利，求不得也。

有的人剛好相反，初開始非常有道心，實勇猛精進；可是到後來卻後勁不足。因為每次衝，衝了好幾次都沒過關後，便氣餒了。

5.急功近利，成旁門左道也。

很多人希望速成，可是照正統的法門去修行，都是很慢的。若是急功近利者便不耐煩，所以容易誤入旁門左道。

b. 退失下化的心：

對眾生心有所求而不得也！

很多人講經說法，講白一點都是有所求的；如為了建道場而勸募。如果所求不如意，當然就沒興趣了。

如所謂「恨鐵不成鋼」，恨到最後，即不來也。

如只是希望眾生能受法益，可是也非如預期的順。看看這些人，實不成器，還是回山去吧！由此就慢慢退失下化之心。

不退失上求的心：

1.以必朽之身，求不朽之法。

雖很多人都是得過且過，但到最後唯死路一條。要清楚，這個生命是幻化的，法才是不朽的，所以得經常提起「以必朽之身，求不朽之法」，就不會因目前的安逸，而忘了求法之心。

2.修行是減法，以此而能對修行有信心。

云何對治「怕苦畏難，自暴自棄」及沒有信心的問題？就修行，我常聲明：修行是減法，而非加法。若真了解修行是減法，則對修行反有信心。減法是把現有的我見、貪瞋慢等全降伏減盡。於是愈減，負擔即愈輕，即與修行愈相應。

3.不以急功近利而受挫。

當知修學佛法，不是一生一世，所以要發長遠心，要在因中求努力，而不急著在果上看到成績。

4.不因得少為足而自滿。

有些人在探討義理，或在實地修行有點小成就，就很容易自滿。很多講經的法師，到後來廟蓋起來、信徒多了，便不再努力。講白一點，已得少為足矣！

所以能不斷地往更高的層次去提昇，才不會退失菩提心。在修行的過程裡，精進一段時間後，就會慢慢進入「高原期」。入「高原期」後，除非再花更大的努力，才有可能再突破、提昇。

一般的人，能夠突破第一個「高原期」的就已經很少，能夠突破第二個「高原期」者，更是鳳毛麟角。

所以得一波一波地提昇，才能趨近更大的圓滿。不然就停擺了，甚至有很多時候，因為警覺性不夠，原來的習氣又現行了，波形又慢慢下滑矣！這都因得少為足的關係。

不退失下化的心：

對眾生心無所求！

雖努力於度生的法務，還是要保持對眾生是無所求的，這路才能走得遠。

放長線、釣大魚；雖努力耕耘，而不求現報。

對度眾生而言，要秉著「放長線、釣大魚」的心態，雖努力播種，但不求很

快看到成果。有些人這輩子可能看不到成果，但是種子已經種下去，他未來必踏上修學的路。

「含飴弄孫」的心態

我現在年紀大了，說法卻像「含飴弄孫」。父親對兒女要求會比較高，或望子成龍，或望女成鳳。可是阿公對孫子，期待就沒那麼大，照顧是照顧，可是可能看不到孫子的成就，阿公也不怕被這些小鬼拖累，所以反而比較沒有負擔。雖無負擔，他還是會盡心去照顧這些孫子孫女的。

所以我們當慢慢把父母的心，變成阿公阿嬤「含飴弄孫」的心，以此彼此間反而沒有壓力、沒有抗爭。用這樣的心，才能平穩地走下去而不會退轉。

經文中所謂「四法」，卻與「四曲心」相類似也。

復次，迦葉！菩薩有四法，世世不失菩提之心，乃至道場，自然現前。何謂為四？失命因緣，不以妄語，何況戲笑？常以直心，與人從事，離諸諂曲。於諸菩薩生世尊想，能於四方稱揚其名。自不愛樂諸小乘法，所化眾生，皆悉令住無上菩提。迦葉！是為菩薩四法，世世不失菩提之心，乃至道場，自然現前。

一、失命因緣，不以妄語，何況戲笑：

就算可能沒命了，還是不肯講妄語，以求苟免；更何況於平日嘻笑間，更不可能講妄語。但這和菩提心卻沒有直接的關係，在另一處卻說是「直心」。

二、常以直心，與人從事，離諸諂曲：

以上二者皆與菩提心，無直接的關連。

三、於諸菩薩生世尊想，能於四方稱揚其名：

把菩薩當做世尊，並且到處去稱讚他、歌頌他，為讓更多的眾生能夠親近這菩薩。這和自己的修行也沒有直接的關連。

就自度而言，乃能於二六時中，深念其所說的法。

四、自不愛樂小乘；所化眾生，皆悉令住無上菩提：

所化眾生，必適其根器，而非一廂情願也。

自己不適應小乘法，所以希望所有的眾生，都能發大乘心，學大乘法。事實上眾生的根器，未必盡同，所以不能一廂情願地認定：大家都應該學我這種法門。應適其根器，這才是比較中肯的。

為人父母者，亦不當將未竟之志，寄託在兒女身上。

很多父母對兒女的期待，也常將自己未完成的志願，強加在兒女身上。這對兩方面，都會變成很大的負擔。

己三 增長善法

復次，迦葉！菩薩有四法，所生善法滅不增長。何謂為四？以憍慢心，讀誦修學路伽耶經。貪利養心，詣諸檀越。憎毀菩薩。所未聞經，違逆不信。迦葉！是為菩薩四法，所生善法滅不增長。

一、以憍慢心，讀誦修學路伽耶經：

路伽耶經是世俗的典籍。如果花很多時間去閱讀世間的典籍，對學佛而言是不是障礙呢？這乃有不同的看法：一、有人會說佛法很深浩瀚如海，你用一生的時間去努力修學，都不夠用，哪有時間再去閱讀世間的典籍？二、佛法和世間法並非完全隔絕，而是有相輔相成的效果。

我倒覺得，佛法和世間法就像金字塔一般——下面世學的基礎愈深厚，勝義的塔才有辦法更高。故在《中論》上有：「不從世俗諦，不得勝義諦」。因為共通性者，乃是從差別相中去歸納出來的。

雖很多人認為，學佛有二障；煩惱障與所知障。於是為免所知障故，不但不看世俗的典籍，連佛典也不要看。

如果世俗的學問會變成所知障，我敢擔保，先成佛的絕對不會是釋迦牟尼。因為大家都知道，祂本來是個王子，故一定要學很多學問，祂即使不是當時最有學問者，至少也得屬最優秀的那一等級。尤其釋迦牟尼佛天生資質又比別人好，出了家之後，又學了各式各樣的外道法。所以在這樣的基礎下，祂才有辦法覺悟成佛。

同理，中國禪宗早期的大禪師，也都是深通經教的，甚至很多都被尊為國師。

你以為只懂佛法，就能當國師嗎？國師乃要幫忙處理很多世間法。

所以真正的佛法，其實是要從世間學問裡去凸顯的；因為佛法是綱領，世間法是細目。如果只有細目沒有綱領，當然會零亂而無架構；反之，只有綱領沒有細目，就根本用不上去。

故癥結乃：以憍慢心、名利心，來讀誦修學路伽耶經。

故「以憍慢心」去讀誦，才是問題。老子就講過：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」如以愈有學問，故慢心也跟著愈重。於是以慢心，而成為生死的根本。從我見而生我慢，我慢其實是最細、最難降伏的，故到四果才能完全降伏慢心而證得解脫。

我慢是深覺得自己比別人高明嗎？我覺得真正的我慢乃是肯定：自己活著，是有價值的。於是為肯定活著的價值，就得找很多事項來證明。所以癥結不是閱讀世間的典籍，而是以「憍慢心」來閱讀也。

於是我們得反問：若以憍慢心、名利心，來讀誦三藏十二部經，是否也會退失善法呢？當然也會退失善法，因為癥結不變也。佛經就是要消除慢心，如讀了老半天又增長我慢，那當然是退失道法的。

二、貪利養心，詣諸檀越：

檀越，華語為施主。印順法師解釋為：出家人依檀越而生活，也就不能不去檀越家。但靠施主供養就一定得去檀越家嗎？你有本事就坐在廟裡，等著他們來供養吧！而不是到檀越家去說情、求布施。

其實最好的是，請諸檀越入講堂或禪堂。我相信若居士能得法益，不論是在知見上能落實或在修行上有體驗，都會自然升起護法之心。由此就不必擔心無人供養或護持了。

反之，如你最重要的護法卻不學佛，那就很辛苦了。所以最高明的，反是不到施主家。故從我出家以來，很少去居士家，包括不去誦經、作佛事等。

世間佛教常有所謂「法會」，法會講難聽一點，根本都是要錢的。我常言：有會無法，云何稱為「法會」？甚至寫牌位超度亡者，超度如果有用，一次就夠了，云何每年都得超度呢？這些現象講白一點，其實就是為了經濟的需求。

經濟的需求最合法的，就是要以法而得到供養。

於是我們得反問：當以何等心，詣諸檀越家呢？

有人說，我不是為了利養心，而是為了度他學佛，所以到施主家！可是去了很多次，他依然不學佛。

所以就弘法度眾而言，我很早就想通了一件事：用軟體弘法，不要用硬體。尤其在這科技時代，軟體是非常便宜的，你看一片 16G、32G 的記憶卡可裝多少的文字稿及 mp3 呢？所以用軟體弘法，我樂得輕鬆。不必到檀越家去說情、求布施。

三、憎毀菩薩：

意思是對菩薩批評、憎毀，便會退善法。其實，憎毀外道、凡夫，憎毀過錯，都會退失善法的。云何憎毀過錯，也會退失善法？

有些人怕自己犯錯，就不肯嚐試！於是便失去很多學習的機會。所以我們反而要容忍某些的瑕疵，才有辦法做不同的嚐試。於是才能在試練中，慢慢提昇自己的視野及功力。

如此也才能度更多的眾生，而不能老是躲在象牙塔裡求完美，出了塔外就不辨東西南北。

四、所未聞經，違逆不信：

沒有聽過的經典，就不相信。事實上，如沒聽過的經典，就不相信，則我們便不可能學佛。因為從出娘胎以來，所接觸到的皆是前所未聞也。其實，眾生非以「已聞、未聞」作為「信與不信」的標準，而是以「相應或不相應」作為評判的標準。覺得相應就信受、深入，覺得不相應就唾棄。

然而以「相應」作為評判的標準，便有「順習」的陷阱。因所謂相應，便是和你的習氣相應，所以貪心的人繼續修貪心的法門，如慈悲信願、廣結人緣的法門；瞋心的人都修出離心，不要和這些人囉哩叭嗦。所以愈修貪心愈重、瞋心愈重。故用自己的習氣做選擇的標準，實與修行不相應。

但要去選擇與我不相應的，這對很多人來講實是非常難的。所以應該用什麼標準呢？主要有兩個：共通性與包容性。

首先說共通性，世間人都喜歡在差別相裡去作分別、計較，所以雖學問愈來愈廣，但心也愈來愈局限，因為都在差別相裡被分割了。所以修行要儘可能往共通性裡去趨近。每個法共通範圍是不一樣的，如能找到包容一切的共通性，那才與解脫道相應，而是我們真正需要的。

其次，共通性又與包容性有關，如共通的範圍愈廣，能包容的彈性當就愈大。故要順從解脫，主要在於共通性要廣，包容性要大。

於是就共通性而言，三法印皆屬共通性也；因為不論「無常」還是「無我」，都是屬於共通性。或更講到「緣起性空、中道不二」，這範圍既是最廣，且能包容一切。故以此才能在法裡安身立命。

反之，若以「已聞、未聞」的經典，皆應信受，則大乘又何以常「褒大貶小」呢？

復次，迦葉！菩薩有四法，所生善法增長不失。何謂為四？捨離邪法，求正經典——六波羅密菩薩法藏。心無憍慢，於諸眾生謙卑下下。如法得施，知量知足，離諸邪命，安住聖種。不出他人罪過虛實，不求人短。若於諸法心不通達，作如是念：佛法無量，隨眾所樂而為演說，唯佛所知，非我所解。以佛為證，不生違逆。迦葉！是為菩薩四法，所生善法增長不失。

一、捨離邪法，求正經典——六波羅密菩薩法藏；心無憍慢，於諸眾生謙卑下下：

對一切眾生，都非常地謙卑低下，好像什麼都不如人一般。這就中道不二法門而言，其實又偏一邊矣。對諸眾生，最適宜者就是尊重平等，既不謙卑也不憍慢。有很多人開口閉口都是感謝、感恩，聽久了卻覺得蠻假的。

如能於尊重平等中，又得以互惠，那就更完美了。

二、如法得施，知量知足，離諸邪命，安住聖種：

云何稱為「如法得施」？就是以修行、弘法，而得到信眾的供養。「知量知足」，所有的供養只為補給生活所需。

印順法師講記：這不但自己當適量而受，還要顧慮到檀越的經濟力量。除了受施之外，出家眾不宜營農、經商，或者趕鬼、治病、占卜、算命、看相等。從這些而得來的生活資具，叫做邪命。四聖種是：對於衣服、飲食、臥具，隨所能得到的，都歡喜滿足。第四是樂於修習聖道、斷除煩惱。

像慈濟功德會的出家眾，都自力自足，這合法嗎？其實我不認同。因為出家眾本就應該以修行或弘法而得到信眾的護持、供養，才是自利利人的。如果只自給自足，那豈不和世間人類同？而且自給自足的行業，實都與名利有關。狀似超然，其實只是作秀罷了！

「安住聖種」，聖種就是佛種，對自己的生活要能少欲知足，並樂於修習聖道、斷除煩惱。

三、不出他人罪過虛實，不求人短：

不求人短，是可以的；不出他人罪過虛實，又偏一邊矣！這有什麼過錯？第一、對講經說法者而言，現在外道猖狂，到處都是邪說，唯應破邪顯正，云何能不出他人過錯呢？

因為我常批評某些說法是不對的，所以有人就跟我說：「法師，你沒修行！真修行人應該慈悲為懷，不應這麼銳利、苛薄。」我回應：「龍樹菩薩也沒修行！於《中論》中他從頭破到底！釋迦牟尼佛也沒修行，你看在《阿含經》裡，祂不是常跟外道辯論嗎？」

其次，對人而言，別人有過錯，當以慈悲心，而出他人過錯！出他過錯其實是為希望他能改過向善，這和於選舉時，專門找碴抹黑對方是不一樣的。

在僧團中，一方面為了維持僧團的清淨，一方面也為互益於修行。故於初一、十五布薩日，在誦戒前，自己有犯錯，就得先在大眾面前發露懺悔，若有人明明犯戒而未發露懺悔，是可以如法檢舉的。然就算要舉他人的過，也得先徵求對方同意才能檢舉。但在大眾的場合裡，當事人也很難說不同意。舉過之後，就像法官一樣，開始評判，有沒有這回事。有的話，當事人就要懺悔及接受處罰。

所以佛之建立僧團，主要是為讓佛法能長久住持下去，其次能彼此互相舉過，維持個人身心的清淨。但舉過還得以慈悲心為前提。

四、若於諸法心不通達，作如是念：佛法無量，隨眾所樂而為演說，唯佛所知，非我所解。以佛為證，不生違逆：

看到經典上有很多和自己不相應的說法，當如何處置？「唯佛所知，非我所解」，由此不會產生抗拒。然所謂不相應，是與你的習氣不相應，還是和法理不相應？這要分清楚。若與我的習氣不相應，則我應善自反省。若與法理不相應，則應據理力爭，而非以「唯佛所知，非我所解」而擱置莫管。

癥結是：很多經典根本不是佛說的！也不是佛說的，就一定是究竟的。因為祂是適應不同眾生的需求而說的。如果那個眾生根器不利，祂也只能方便說啦！所以我覺得，可以不契機，卻不可以不契理。甚至有些明顯違反「三法印」，明顯帶有「自性見」者，還能說「唯佛所知，非我所解」嗎？

一般人講經說法，大部分都是按著經文去解釋；而各位聽我講經說法，常會發覺，我對很多講法根本就不認同。而非認定經典所說，即是聖言量，即應信受奉行。

己四 直心

復次，迦葉！菩薩有四曲心，所應遠離。何謂為四？於佛法中心生疑悔。於諸眾生憍慢瞋恨。於他利養起嫉妒心。訶罵菩薩，廣其惡名。迦葉！是為菩薩四曲心，所應遠離。

這和人間的道德很類似，所以二三四的部分我不講，主要是講第一：

一、於佛法中心生疑悔：

「反芻」過後才更精準、踏實也

我覺得很多人修學佛法，會有一個類似「反芻」的過程。因為最初都把經典當聖言量，所以聽什麼都吸收。吸收一段時間後，發覺消化不良，有些矛盾。於是就得把以前聽過的佛法重新思惟、抉擇，所以這種過程，就像反芻一樣。

於是經過反芻之後，去蕪存菁，把枝末的、偏端的刪除掉，留下較精粹的。由此在修學佛法的焦點就比較清楚了，不會再那麼盲從！

由是對正處於這階段者，要耐心去等待。所以有疑悔，對很多人來講是必要

的過程，非疑悔就一定是錯的。

復次：迦葉！菩薩有四直心之相。何謂為四？所犯眾罪，終不覆藏，向他發露，心無蓋纏。若失國界、身命、財利，如是急事，終不妄語，亦不餘言。一切惡事：罵詈、毀謗、搥打、繫縛，種種傷害，受是苦時，但自咎責，自依業報，不瞋恨他。安住信力，若聞甚深難信佛法，自心清淨，能悉受持。迦葉！是為菩薩有四直心之相。

一、所犯眾罪，終不覆藏，向他發露，心無蓋纏：

菩薩三業清淨怎麼可能犯下重罪？哪待已犯眾罪，再向他發露懺悔呢？

依原始《律典》，若是大過要在大庭廣眾發露懺悔，廣眾者——二十位比丘。小過向「小眾」懺悔，小眾者——四位比丘或師長或當事人。

發露，即把自己所犯的過錯講白，並且懺悔，悔是悔其後作，即保證以後不再犯過。故最後一句話一定是說：「以後決不再犯過」。

發露之後，當受處罰。在《律典》裡有幾種處罰方式：過失重大者，第一關禁閉，和大眾隔離；第二有點類似褫奪公權，處罰期間沒有投票權，甚至不能對眾講經說法。第三必須在僧團裡做些勞務的工作。

不是懺悔後就沒事了，更不是懺悔時，把所有的罪過都推給佛菩薩去承當。現在很多人的拜懺是很奇怪的，根本還沒懺完就要求很多，菩薩給我什麼好處，這根本不是懺悔，而是勒索。

二、若失國界、身命、財利，如是急事，終不妄語，亦不餘言：

與前面所講「失命因緣，不以妄語，何況戲笑」的意思相似；但前面說是「不失菩提心」，這裡卻為「直心」。

三、一切惡事：罵詈、毀謗、搥打、繫縛，種種傷害。受是苦時，但自咎責。自依業報，不瞋恨他：

若別人對我不好，如罵詈、毀謗、搥打、繫縛，種種傷害等，都是自己的業報所感，故不能恨他。這以中觀來看，明顯地偏一邊，非自、非他，不離自他。因為很多時候，不是我錯了，而是對方誤解了。如把所有的問題都推給別人，

那當然是錯的。把所有的問題都留給自己，那也是錯的。

這乃犯有「因中有果」論：我現在所受的果，都是過去因所必成的報。於是由因中有果論，又變成宿命論。若是宿命者，也不必聽經聞法了。故真了解佛法者，當不會這麼想。

可以不瞋怒，卻非不去面對、溝通、處理也。別人對我不好，可以理性的去分析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。故下面應該怎麼去處理，也是必需一一去面對、執行。如果能處理得好，對兩方面，其實是更好的。

四、安住信力，若聞甚深難信佛法，自心清淨，能悉受持：

這與前面所講「以佛為證，不生違逆」實很相似，然在此卻說是「直心之相」。

我覺得這部經一直強調，未說之法一定要相信是很奇怪的。似乎正為此經乃是難以信受的。其次，更重要的不是相信或不相信，而是你到底理不理解！若不理解怎麼有辦法相信呢？

在我的經驗裡，有些說法最初我們是不太能接受，但過一段時間後，可能找到更好的解碼方式，去看待這說法。故當時沒辦法消化吸收，是不能勉強的，但也不急著去否認。因能找到較適合的解碼方式，便自然能相應吸收而能受持。